



經心書院集

~16  
1.615  
2





八七16  
16/5  
2



白虎通詩說攷

九月分齋課  
超等第一名 錢桂笙

班固白虎通義引詩者凡六十引詩傳詩訓者四而所稱韓詩  
 內傳不與焉臧氏琳經義雜記輯其與毛異者若干條以為皆  
 魯詩此不盡然也固為班伯從孫而漢書敘傳言伯少受詩於  
 師丹師丹為轅固生四傳弟子釋文敘錄云齊人轅固生作詩  
 后蒼蒼授翼奉及匡衡  
 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與伏理滿昌同受齊詩故儒林傳言齊  
 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氏世傳齊學故固於地理志引子之營  
 兮及自杜沮漆皆齊詩又後漢書班固傳云天子會諸儒講論  
 五經伯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若然則是書雖固所撰集  
 要亦雜采諸說非班氏一家之言攷當時會講諸儒以賈景伯  
 為最景伯好毛詩通義所錄凡出景伯者必皆依毛而其所自



撰則半出齊詩無疑若問取魯韓則班固傳所謂其學無常師者也臧氏徒以菽文志有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說遂疑班氏為魯學此編所引必魯詩不知菽文志本劉向七略劉固傳魯詩者斯論或劉語而班氏引之奚必其自為魯學耶今復輯之而各附案語以證諸家之異同俾說詩者得攷焉其內傳為韓氏詩說固已明言之茲不復及云

爵篇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黻韜有自此以下並依句施謂世子始行也容陳氏疏證本

案此小雅瞻彼洛矣文毛詩敘云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將軍使代卿士將六軍而

出是毛詩家亦以此為諸侯世子受上爵命之詩施毛詩作

奭此作施與毛異或齊詩也臧氏及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並以為魯詩無據

號篇何以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案此大雅洞酌文毛詩作豈弟古文孝經引詩作愷悌孔安

國傳同劉向說苑政理篇引作凱悌列女傳愷悌君子永能

厲兮仍作愷悌向習魯詩安國為申公弟子並與此同則此

亦用魯詩也禮記孔子問居引作凱弟韓詩外傳卷二引詩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則韓與魯同也

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

案此大雅大明文毛於此句無訓上曰嬪于京句傳云京大



也鄭於此句箋云天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於上曰  
嬪於京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竝無改號易邑之義臧

以此為魯說無据疑亦齊詩也  
諡篇死乃諡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  
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

案此大雅蕩篇文毛傳云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  
俗與此論諡異義此乃斷章於三家說無徵或仍依毛詩也  
韓詩外傳兩引  
此詩皆殊義

禮樂篇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  
武也

案此大雅皇矣文春秋繁露莊王篇云文王作武詩云文王  
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隄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  
詠歌之周人德已洽太平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  
樂者武也班義略與此同而於三家無徵或亦本齊說

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  
琴瑟御

案此引詩傳臧氏以為魯詩是也公羊隱五年傳何休注引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御王

厚詩攷  
無御字陳氏疏證云疑此山有藍章傳也  
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



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陳氏疏證云傳上疑脫一詩字

案此亦引魯詩傳說見上公羊傳注時作日

封公侯篇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

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

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陳云小字本元本俱作邵伯下同

案此召南甘棠文釋文剪韓詩作剗蔡邕劉鎮南碑云蔽芾

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邕習魯詩則魯與韓同

漢書韋元成傳引作勿鬻勿伐邵伯所茇則魯詩又作鬻元成

傳魯詩有此作剪据元本小字本召伯與毛韓魯並異則

齊詩矣

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

之魯欲一天下於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案此魯頌闕宮文於三家無徵疑仍引毛詩斷章以明周公

之不之魯也

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邵公劉去邵之邠詩曰即有邵家室

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陳云

小字本

案此大雅生民及篤公劉文王伯厚詩攷引白虎通作即有

台家室則宋本亦為台字吳越春秋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字亦他台疑此用齊詩

故與毛詩作邵者異列女傳棄母姜嫄者邵侯之女也又云

遂封棄於邵號曰后稷彼魯詩說亦作邵魯與毛同也于邠

斯觀今詩作于幽斯館此與毛異亦齊詩



三軍篇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案此大雅棫樸文毛傳云天子六軍此下引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云云是亦以六師為六軍與毛義合乃毛詩也

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案此大雅大明文說同前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案此小雅采芣文毛詩序以為文王時詩漢書匈奴傳引此篇靡室靡家云云以為懿王時詩此引為師出踰時之證當亦以為懿王時作說與毛異鹽鐵論備胡篇言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下引詩昔我往矣云云義與此同或齊說也

誅伐篇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

案此周頌烈文篇文毛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鄭箋云崇厚也無大累於女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與此正反又毛詩毋佻無惟佻維亦微異臧氏以為魯詩攷後瑞贄篇引周頌烈文本齊詩後說見則此亦齊說也



諫諍篇王度記曰反之以珉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案此衛風碩鼠文毛詩序云刺重斂也此亦斷章取以言諫臣之去君也韓詩外傳說楚狂去楚伊尹去夏皆引此詩作逝將去汝茲與毛傳同作女當本毛詩

韓詩適彼樂土適彼樂國皆疊句與毛詩

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案此鄘風相鼠文毛詩序謂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說與此異臧氏以為此魯詩攷列女傳卷第七說苑雜言篇新序刺奢篇皆引是詩史記商君傳

引詩作何不遄死劉向司馬遷竝傳魯詩者

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安國為

申公弟子不言為妻諫夫之詩韓詩外傳亦引此詩無諫夫事則此齊說也

鄉射篇何以知為戒難也詩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案此齊風猗嗟文鄭箋云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義與此同此毛詩說

辟雍篇云何以知其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苻詩訓曰水圓如璧

按此魯頌泮水文毛詩作薄采其芹下引詩訓即後漢書續志注所引魯訓魯詩說也水圓如璧蔡邕明堂論亦有此語彼亦用魯訓文耳



不言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  
作泮宮淮夷攸服

案此亦魯頌泮水文前引魯訓則此亦魯詩說也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攷天人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  
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

按此大雅靈臺文毛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

與此說異孔疏謂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  
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圍曰靈圃沼曰靈沼是

毛與眾家續漢志注引禮含文嘉曰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

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

觀因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說與此同又蔡邕

明堂論謂明堂辟雍太學名異而實一此篇以太學靈臺明

堂統諸辟雍一篇與蔡氏合或魯詩亦有此說而班據之也

封禪篇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

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按此周頌般文毛詩明作時墮作墮序云巡守而祀四岳河

海也蔡邕獨斷謂般一章七句巡守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

蔡本魯詩則魯與毛同史記封禪書引詩云紂在位文王受

命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

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司馬從孔安國問故所稱詩云

亦必魯詩說蓋封禪亦因巡守其告祭山川禮本無異故又

以此為封禪之詩班說蓋本於魯也

巡守篇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



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案此豳風破斧及召南甘棠文毛鄭以破斧為東征管蔡時但與此異義儀禮疏引齊詩四國是匡匡正也此以天下皆正釋四國是皇正用齊義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休注此道黜陟之詩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也是此詩舊以為黜陟之詩或齊說亦然故班用之說苑貴德篇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邑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漢書王吉傳云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甘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

序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劉向習魯詩王吉習韓詩吉受韓詩

於蔡誼見儒林傳其說竝同然韓魯詩皆作勿剗此引作勿剪据元

本小字本召皆作邵則恐本齊詩蓋以甘棠為述職之詩今

文家說皆然齊與韓魯同也

攷黜篇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

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案此魯頌闕宮文於三家說無徵疑仍用毛詩斷章以明爵

土之相隨也

王者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

案此周頌有客文臧氏以為魯詩攷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



見祖廟也獨斷有客一章十二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魯與毛同此微異知非用魯說陳氏疏證引獨斷云有容斥微子也亦與班異鄭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此申毛義蓋來朝則必率以見祖廟自是一事然無尊先王通三統之說則此或本齊詩也

禮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案此大雅江漢文毛詩正義引皇甫謐說以召公為文王庶子王充論衡氣壽篇以為周公之兄而史記燕世家則以召公與周為同姓司馬遷習魯詩則此必非魯說蓋齊韓義也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

王曰叔父

案此亦魯頌閟宮文說同前

聖人篇何以言文武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人不能受命

案此大雅文王有聲文受命之說諸家同之此未知何依後漢書伏湛傳有文王受命征伐五國云云乃說帝謂文王詢爾仇方一節事與此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義合湛習齊詩伏湛即伏理之子班或亦本齊義也瑞贄篇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案此商頌長發文毛詩云元王契也鄭箋云元王廣大其政



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  
 達其政令與此異義此蓋亦齊說也釋文撥韓詩作發鄭君箋云發行也則亦用韓詩而仍以元王為契知韓義必與毛同也陳氏疏證以為魯詩說亦無據  
 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  
 于京師受法度也

案此周頌烈文篇文毛詩序云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蔡邕獨斷亦以為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則魯與毛同  
 臧氏亦以此為魯義非是蓋齊說也

三正篇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為周易邑為  
 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案命此二句說見前清酒二句大雅旱麓文毛傳云言年豐

畜碩也孔氏正義云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所尚言之此於  
 三家說亦無徵或仍用毛詩斷章以明周之尚赤也

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案此大雅文王文臧氏以為魯詩然毛傳於上殷士膚敏訓  
 云殷侯也於常服黼冔訓云冔殷冠也則毛詩家亦以為微  
 子服殷冠助祭於周矣趙歧孟子注云殷之美士執裸鬯之  
 禮將事于京師若微子者也趙洽韓詩見趙氏坦寶璧齋札記則韓詩  
 家亦同此說漢書劉向傳諫起昌陵疏云孔子論詩至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子孫是以  
 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民萌何以勉勸蓋傷微  
 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此魯詩說蓋諸家義並相近齊說



當亦然不必定本諸魯也

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

案此周頌有客文說見前

三教篇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

案此小雅角弓文毛詩作爾之教矣民胥倣矣與此異此亦齊詩也

三綱六紀篇是以紀綱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塵臺文王綱紀四方

案此大雅棫樸文毛詩作勉勉我王韓詩外傳引作塵臺我王與此均異或亦齊詩

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為事諸姑禮等可以

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案此邶風泉水文於三家說無微或仍用毛詩斷章以明姑姊妹尊卑之異也此段文有脫誤

姓名篇姓者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曰天生蒸民

案此大雅蒸民文毛詩作烝蔡邕胡廣黃瓊頌引作天生蒸人則毛魯詩與此竝殊此齊詩也

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

案此大雅思齊則百斯男傳文臧氏以為魯詩攷列女傳卷一言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



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敘霍叔為成叔兄南季為聃季史記管蔡世家載十子又以管叔為周公兄成叔處作鄭叔武霍叔武作霍叔處南季亦作聃季劉向司馬遷說皆本魯詩均與此異則此必齊詩傳也

衣裳篇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為下也

案此鄭風褰裳文亦斷章以明裳之在下也於三家無徵或仍毛詩

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案此鄭風同車文通典引劉向說曰古者王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是婦人佩玉魯詩家有此說或用魯詩也

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案此齊風南山文毛傳云必告父母廟鄭箋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又云此言娶妻必待媒乃得也與此義同此毛詩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案此大雅大明文毛傳鄭箋於上文王初載文王嘉止訓為



初有所識及聞太妯之賢而嘉美之是以娶太妯爲王季在  
日事此後文又引是詩謂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者自定娶是  
謂王季已歿而文王自定與毛異義臧氏陳氏魏氏詩古皆  
以爲魯詩攷列女傳言太妯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  
造舟爲梁又引詩曰大邦有子云云亦未明娶於何時則以  
爲魯詩亦無据或齊詩也

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  
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案此邶風匏有苦葉文毛傳迨及泮散也鄭箋云歸妻使之  
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鄭與毛異義毛以九月至正月爲婚期見標有梅正義鄭以仲春二

月爲婚期與班氏合凡鄭箋異毛者皆本三家而周禮媒氏  
疏引韓詩說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與毛義同則此亦齊  
說也

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  
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

案此大雅韓口文毛詩姪娣伯諸娣此或齊詩

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  
也昏禮經曰親皆歿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案此大雅大明文說見前

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



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案此大雅大明文說見前倪韓詩作磬

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案此周南葛覃文毛傳云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箋云我見教告於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

義與此同此用毛詩也

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之絕愈於小人之交詩

云薄送我畿

案此邶風谷風文毛詩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

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是以爲出

婦之詩此用毛義

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  
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案此小雅我行其野及邶風谷風文毛詩不惟句作不思舊

姻下作宴爾新婚詩外傳作讌爾新婚此竝異或齊詩也

紉冕篇天子朱紉諸侯赤紉詩曰朱紉斯皇室家君王又云赤

紉金烏會同有繹又云赤紉在股皆謂諸侯也

案此小雅斯干車攻采菽文毛詩並作芾此或齊詩也釋文

於采芾篇朱芾斯皇出朱芾字云下篇赤芾同則毛詩又作

芾

崩薨篇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



案此王風大車文陳氏疏證據列女傳以為此魯詩然列女傳言息夫人云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云云是息夫人欲以死明節非言合葬禮也毛詩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傳云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孔疏申之云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是毛義以死則同穴為古夫婦合葬之禮所云神合同為一即同夫婦之道也此正用毛詩陳說非是

宗廟篇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

矣詩云神其醉止皇尸載起

案此小雅楚茨文大雅既醉公尸嘉告毛傳云公尸天子以卿諸侯也謂不以三公為尸此下引曾子曰王者祭宗廟以卿為尸又云不以公為尸何避嫌也說與毛合則此乃用毛

詩

車旂篇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鳴曰和後漢書續輿服志注他名曰和此

案此小雅蓼蕭文毛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與此異訓雍雍作離離文亦殊此下稱魯訓則本魯詩也禮記經解注引



韓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知韓與魯同說苑說叢篇曰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行之節也訓與此異劉向傳魯詩彼文或用毛說也

田獵云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所以養萬物者也東方物所以生也詩云東有圃草

案此小雅車攻文毛詩作甫草傳云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文選東都賦注引韓詩云東有圃草圃博也有博大之

茂草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韓詩作甫草則韓與毛同王逸楚辭章句引詩東有圃草云圃野樹也九歎王逸習魯詩見滅

經日與毛韓說異班以圃草證苑囿之在東是以為苑囿名與鄭說合鄭箋云甫田之草鄭有甫田與毛韓魯三家竝殊必齊義也陳

氏以為據韓詩失之

補遺

爵篇爵人于朝示不私人以爵與眾共之義也封諸侯于庶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案此大雅常武文毛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廟命仲為卿也箋云南仲文王武臣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甫是也鄭箋異毛多取三家班義與毛合是用毛說也號篇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

案此衛風碩人文毛詩作譚爾雅郭注亦引作覃爾雅樊舍人注多魯詩見拜經此或亦魯詩也



禮樂篇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案此商頌那篇文毛傳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孔疏申之云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以祭其先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班義亦以為王者制作之事正與毛合史記微子世家注引韓詩章句云商頌美襄公當以為襄公祀成湯之詩義與班異班蓋用毛說也

效黜篇詩云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衮及黼

案此小雅采芣文毛詩與作予通用字毛序云采芣刺幽王也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是亦以車馬衮服為錫命之禮

故班據為說

宗族篇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覃公惟私也

案此衛風碩人文說見前

附錄 凡未稱詩及詩傳訓而實為詩家逸說者悉錄於此其他禮樂典故名物度數可據以說詩及為義疏諸書所引用者茲不備錄蓋是編所載本諸儒講論五經之義苟會其通則全部皆可說詩亦不勝其采輯矣

禮樂篇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

案此即周頌酌篇獨斷云勺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文武之道以養天下也蔡習魯詩與毛序同此以酌為周公樂名義微異或齊說也

性情篇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



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

案此齊詩六情之說漢書翼奉傳云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得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得貪狠而後動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南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翼奉習齊詩明六情五際之術故知此齊說也

五經篇孔子未定前何如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

帝之經咸失其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而歌謠怨誹也此段

文有脫譌故不全錄又五帝疑作五常

案此以孔子未定之詩祇三百篇皆周衰時作亦必三家逸說也

嫁娶篇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篦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焉閭閻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焉

案此齊風雞鳴篇說毛詩孔疏引列女傳文與此略同此魯說也

補遺



姓名篇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

案此卽商頌元鳥大雅生民二詩說毛詩孔疏引五經異義云齊魯韓竝言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則此亦三家義也右所錄自毛詩外魯韓二家逸文墜義皆有可證惟齊則多易諸先生之說而以意爲之斷蓋三家之亾久矣諸先生以班爲魯學者亦徒以其異毛原非確有所據而班氏世傳齊業傳有明徵則與以爲魯也不如斷以爲齊之爲安也必一一攷其所自出則俟好古博聞之士網羅散失更取而訂正焉

白虎通詩說攷

八月份齋課超等第二名 陳培庚

班孟堅詩說董卣臧庸馮登府陳奐謂爲魯詩馬國翰據漢書

敘傳及地志引自杜沮漆案杜陽注杜水南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注引詩自上沮漆云齊詩作自杜

馬卽據爲班語少誤子之營兮定爲齊詩案儒林傳轅固傳齊詩弟子夏

侯始昌最明后蒼事夏侯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

伏理旂君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固敘傳述其

家學云伯少受詩於師丹固父彪爲伯弟穉之子固其從孫也

世傳齊詩則謂固爲齊詩者是也馬氏輯齊詩傳凡漢書表志

贊敘及彪固雜著所引詩皆據輯入自敘云今白虎通引詩有

魯訓辟雍篇引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云卽後漢書補志注所引魯訓有韓內傳

其引詩不言何家者以齊爲本故不顯其姓名今案白虎通德



論四十四篇引詩凡五十條馬氏所輯頗未詳盡茲悉為甄錄  
如左又少習毛詩因參校二家其有異文異義別為案語附于  
各條之下考班氏詩說當仍以齊為本云

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詩云王命卿  
士南仲太祖爵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詩曰韎韐有奭世子  
始行也全上案毛施作奭奭皆訓赤陳奐云施與奭

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號  
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

邑為京也全上三軍三正並引此詩說並同  
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

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全上

毛覃作譚馮登府云譚姓當作覃覃是省字白虎通名號宗  
族兩引皆作覃儀禮經傳通解引鄭注爾雅亦作覃馮蓋取  
齊說然春秋傳覃亦  
作譚則覃覃譚一也

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局本闕曰字  
據馬輯本補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

樂其武也禮樂  
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詩云奏鼓簡簡衍我

烈祖全上  
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詩云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封公侯  
案見后  
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



子俾侯于魯

全上馮登府云毛作東作魯字為長案下別有俾侯于東馮說誤

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郟公劉去郟之邠詩云卽有郟家室

又云篤公劉于邠斯觀京師案毛邠作邠觀作館毛古文班用齊詩今文也

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

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

三軍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

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全上

詩曰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誅伐案

無毋古今文傳封大靡累馬瑞辰云無封靡于爾邦猶云無大損壞於爾邦靡累以疊韻爲訓義與班異鄭箋與班同

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諫諍

詩云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

全上案序相鼠刺無禮也毛傳無禮儀也者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用序說與班異

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

以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鄉射

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苕詩訓云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

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

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不曰泮雍者嫌

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

服辟雍案毛苕作芹馮登府云白虎通詩異字異義芹苕皆水草宋鈔本仍作芹又局本亦作芹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







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全上 案毛甘棠傳召伯姬姓名夤不言文王子釋文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

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

日燕周之分子也此蓋士安之言何所憑據馬瑞辰云穀梁傳

黃帝後非文王子之證據此則班說非也

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

王曰叔父

全上

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聖人

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

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瑞贊局本作文質各家引通義皆作瑞贊局本蓋誤今

正之案毛傳元王契也桓大撥治箋申毛云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為元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泰

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與班說全異考詩先言元王次言相土又次言湯相土是契之孫湯之祖則毛以元王為契者是序長發大禘也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商人禘嘗祖契元王美契於事義為合

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

於京師受法度也

全上 案毛傳以無封靡于爾邦始指武王此指文王時言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也傳依此為說故與班異至鄭又云天錫之而近人馬瑞辰則曰烈祖錫之毛謂文王錫之者非也據此則齊毛二家說皆未當矣

又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辛周尙赤也

三正

王者存二王之後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

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詩云厥作裸將常服黼舁言黻子服

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黻子朝周

也

全上



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詩云爾之效矣欲民斯效三教案

效矣

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疆理

上下整齊人道也詩云疊疊我王綱紀四方三綱六紀案毛

曰疊疊勉也一聲之轉魯詩補遺云韓作疊

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

弟俱謂之姑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姊妹亦當外適人所

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

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

姊全上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一說堯時俱三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

侯之姨覃公維私也宗族

姓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姓名

上爲衣下爲裳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衣也衣裳

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全上

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嫁娶案

毛娶作取取娶古今字傳必告父母廟與班異箋云取娶之

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

也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禮親迎

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全上

嫁娶必以春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



如歸妻迨冰未泮

全上 案毛傳迨及泮散正義毛以土如使妻來歸于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與此

文下言二月娶婦者異箋云冰未散正月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蓋以三家義長故從之也

備姪娣從者以其必不相嫉妬也詩云姪娣從之祿祿如雲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

全上 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尊不主卑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

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全上 案毛傳言太嫺之有妾德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

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亦改從三家義

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蕃娶妻必

大國也

全上 婦人所以有師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全上 婚姻者昏時行禮故謂之婚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

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妻也

全上 案毛惟作思爾雅曰惟思也惟思一也因作

姻燕作宴婚作昏皆古今字

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

薄送我畿

全上 天子朱紕諸侯赤紕詩云朱紕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紕金烏會

同有釋又云赤紕在股皆謂諸侯也

紕冕 案毛紕皆作帶說文帶作市帶通黼黻又通

紕紕又通紕帶紕展轉相通

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崩薨 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

瑞費 案毛詩杖杜篇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云欲飲食

之蓋齊詩曷作欲也惟引不稱詩云故附于此



右白虎通詩說五十條內以重文不著錄者二條其封公侯喪服篇內皆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不稱詩曰又止取便彼文不釋詩義茲不錄謹案齊毛大義同者十九鄭氏箋毛詩有用齊申毛者有用齊改毛者說皆與班氏合蓋取通德論為多矣固傳稱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其薈萃羣言網集逸義固已勤也通齊詩者舍是何以為津筏哉是為攷

白虎通詩說攷

九月分齋課  
超等第三名張增齡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夫班孟堅備見三家之書而獨稱魯最近其進退豈偶然乎必以其學確出於孔氏之門洪氏亮吉傳經表定申公為孔子九傳弟子大義微言多賴以不墜迥非齊韓匹也洎乎西晉不幸淪亡諸儒之傳其學者復鮮他書行於世惟劉子政有新序說苑列女傳後之人倘欲攷厥梗概白虎通其大要矣何也撰白虎通者稱魯最近之孟堅也詔於白虎觀掌難問者習魯詩之魏君伯也見後漢書儒林傳或倡之或和之申公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者也且其書引韓詩內傳者凡四皆直題其目



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誅伐篇引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侯道已行亂國政也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伯魯臣者亡姓名篇引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其第言詩傳詩訓而不言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其第言詩傳詩訓而不言某詩者也續漢書輿服志注引白虎通有魯訓曰和設軾者劉昭時魯詩之亡向未久確知此書係用魯詩因引詩訓為魯訓至纂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者已不及見此書原文第依續漢其為魯詩何疑其於徵引詩詞之下綴以說志注輯錄耳其為魯詩何疑其於徵引詩詞之下綴以說解而並不言詩傳詩訓者其皆用魯詩之誼又何疑今輯其徵引詩詞綴以說解者依次疏證於左而以所引詩傳詩訓各條附攷於後間有足以發明其為魯詩之故者其引詩以自圓其說而意不在於說詩如聖人篇云詩曰文受命衣裳篇云詩曰褰裳涉漆所以合為下也是也與夫引詩而不加說解者如號

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禮樂篇引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之類俱不與焉

故詩曰蘇翰有施謂世子始行也

論諸侯襲爵

按此小雅瞻彼洛矣篇文施毛詩作夷釋文云夷赤貌采芑傳云夷一切經音義卷十九引字林云施赤貌廣雅釋器云赤貌王叔師章句云施赤色也是施夷字異而義同作施者蓋魯詩也鄭

康成毛詩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與

此世子始行之說正合康成箋詩間用魯義如讀他人是愉

豔妻為厲王后解阮祖共為三儀禮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

純衣緇帶蘇翰故知蘇翰為士服也

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論三皇五帝三王五

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為周易邑

經解



為京也論商周改正誅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

號為周易邑為京也論改朔征

按此大雅大明篇上文曰嬪于京毛傳云京大也正義引王肅述毛之說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鄭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鄭於此句箋云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是毛鄭之說與此並異惟孫毓以為京師差為相合而正義又以王季時不得為京師斥孫說為不通今按篤公劉篇云京師之野公劉時得為京師王季時何獨不得為京師此自是文王易邑為京之後改稱如此孫說蓋有所受也

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論伯子男于國中得稱公

按此衛風碩人篇文覃毛詩作譚大雅生民篇實覃實詩釋

文云覃本或作譚古覃譚通作覃者蓋魯詩也說文邑部云

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春秋莊公十年云齊師滅譚譚子奔

莒是覃譚皆鄆之假借字曰譚子奔莒則知譚為子爵也

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

定天下故樂其武也論帝王禮樂

按此大雅皇矣篇文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引此詩云當是時

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即此義

詩云毋靡封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論誅大罪

按此周頌烈文篇文毋毛詩作無儀禮士昏禮注云古文毋

為無士相見禮注公食大夫禮注是無者古文毋者今文毛詩古文家學

故作無魯詩今文家學故作毋也惟毛詩作維大雅板篇价



人維藩漢書王莽傳引作惟藩蓋毛詩作維者魯詩俱作惟  
班氏撰漢書亦用魯詩也毛傳云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正  
義引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  
之然則有大罪者追而誅之可知矣此與毛義互相發明  
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  
也論妻諫夫

按此鄘風相鼠篇文魏氏源詩古微云其夷姜謫宣公之詩  
歟夷姜宣公前夫人伋之母也故見宣公奪伋妻而以死自  
誓原注毛序繫諸文公詩後者非左傳以為宣公蒸于夷姜者亦非也史記列女傳以夷姜為宣公前夫人生伋子無上蒸之事

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明周舊作時周盧氏文昭據王

伯厚詩攷所引校改今謹依盧本論封禪之義

按此周頌般篇文明周毛詩作時周馮氏登府三家詩異文  
疏證云作明周為長竊謂此毛與魯之異文不必云孰為長  
也或疑獨斷以此為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所歌與此不合  
蔡中郎習魯詩者隋志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中郎所書此似非魯詩不知封  
禪亦因巡守告祭山川與封禪徧祭山川其禮本同其義可  
通也

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同上  
按此亦周頌般篇文墮毛詩作墮說文山部云墮山之墮墮  
者蓋毛用正字魯用假借字也鄭箋云望秩于山川小山及  
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與此義正合下文云敷



天之下哀時之對則百神來歸之義也

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

也論巡守述職行國行邑義

按此幽風破斧篇文法言先知篇云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

國是王李軌注云王正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此言東征述職

正此義公羊僖公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

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

周公於東征行黜陟之政也毛傳云皇匡也爾雅釋言云皇

匡正也故曰天下皆正也

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

樹之下也同上

按此召南甘棠篇文說苑貴德篇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

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邑之

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劉子政習魯詩者說與此

合則此用魯詩說無疑中

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論三周頌曰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論存二王之後

按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義與此合

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論子為父臣異說

按此大雅江漢篇文穀梁莊公三十年傳燕周之分子也惠

氏棟古義云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

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為王子謂之別者別於世子也燕世



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為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今按論衡氣壽篇亦以召公為周公之兄然則召公其文王之長庶歟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論諸侯朝會合符信

按此商頌長發篇文撥釋文引韓詩作發發撥一聲之轉蓋韓作發毛與魯俱作撥也又毛鄭俱以元王為契此以為湯則魯之異於毛者詩疏引中候我應云元湯伐亂是湯亦得稱元王也

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上同

按毛詩序以此詩為成王即政時所歌與此異此蓋亦魯詩說

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論改朔征伐先

按此大雅旱麓篇文五行大義引感精符云周感赤雀故尚赤此周尚赤之義也尚赤故牲用騂也

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黻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論存二王

按此大雅文王篇文孟子離婁篇引此詩趙邠卿注云殷之美士執裸暢之禮將事于京師若微子者是以此為微子也毛傳云冔殷冠也鄭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



祭自服殷之服是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論婦也論嫁娶諸名義

按此小雅我行其野篇邶風谷風篇文不惟舊因毛詩作不

思舊姻爾雅釋詁云惟思也釋名釋親屬云姻因也惟思姻

因皆通假字也燕爾新婚毛詩作宴爾新昏列女傳賢明篇

引作讌爾新婚子政習魯詩者疑此書燕字原亦作讌轉寫

脫其言旁耳周禮大宗伯疏云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

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婿之父曰姻說昏姻者此為

最析詩言舊姻新昏皆所謂據男女身者故曰不惟舊因謂

夫也讌爾新婚謂婦也

詩曰朱紉斯皇室家君王又曰赤紉金烏會同有繹又曰赤紉

在股皆謂諸侯也

論紉

按此小雅斯干篇車攻篇采芣篇文紉毛詩俱作芣三家詩

異文疏證云芣韍也韍又通紉紉又通紉采芣篇毛傳云采

芣黃朱芣也斯干篇鄭箋云芣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蓋黃

朱次於純朱或亦稱赤故車攻采芣二篇並言赤也乾鑿度

云困六五文王為紉三公故言困于赤紉也是三詩皆謂諸

侯之證也

附攷詩傳詩訓四條

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論天子諸侯儉數

按此疑魯詩唐風山有藟篇傳文隸釋載魯詩石經山有樞作山有藟公羊隱

公五年傳注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



士日琴瑟是此詩傳為魯詩傳無疑也

詩訓曰水圓如璧

論辟雍  
泮宮

按獨斷云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中郎習魯詩說與此同則此詩訓為魯詩訓亦無疑但水圓如璧自是說辟雍之制者與思樂泮水薄采其苻二語無涉疑因說泮水兼及辟雍轉寫者乃奪其說泮水之正文耳且魯頌泮水篇無薄采其苻之文陳氏立疏證云作苻與三章韻俱不合所論極是此處蓋頗有訛誤無可補正今削去上文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苻十字第存其訓語於此

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

臧氏琳所據本無度曹叔振鐸成叔處字見經義雜記論字

按此疑魯詩大雅思齊篇傳文列女傳母儀篇說十男之次成叔處霍叔武互易南作聃其餘與此同子政習魯詩其說蓋即本此也成叔處霍叔武互易者史記管蔡世家成叔名武第七管叔名處第八漢書古今人表成叔霍叔之名與史記同疑此傳處字與武字互訛列女傳則霍字與成字互訛也南作聃者史記南又作冉冉聃南三字皆同音得通假也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魯訓當作詩訓說具前今本白虎通無此據續漢書與服志注藝文類聚卷七十二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二引補

按此魯詩和鸞雍雍萬福攸同傳文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為鸞在軾為和周禮大馭注云鸞在衡和在軾俱與此同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此韓之異於魯







其馬謂微子朝周也有客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蔡邕獨斷云有客斥微子也公羊隱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陳氏與謂魯詩亦謂客三正為微子與毛詩序傳合篇引詩又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駢周尚赤也早麓毛詩序云早麓文王此二字據詩正義補正義云作早麓亦謂受祖之上受祖也正義引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牝羣公不毛然則言駢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駢也又云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向而言之陳氏與謂此是魯詩義解經駢又引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文王毛傳於上

文殷士訓殷侯是毛亦以此為微子也傳又云冔殷冠也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求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是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漢書劉向傳疏引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案劉向世傳魯詩此疏所用蓋魯詩說與此同又引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當是魯詩說說見前王者衣裳篇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同車毛傳孟姜齊之長女將將鳴玉而後行列女傳賢明篇禮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玉而去是婦人亦佩玉也通典引劉向說曰古者天子至于土王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據此說亦是魯詩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大明毛傳言太姒有文



德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則鄭氏亦以此為文王自定娶也陳氏立謂此蓋魯詩又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多見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鄭箋云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婚又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後漢梁皇后紀云春秋之義娶先大國與此說同蓋今文家說也皆從陳氏立說

為魯詩又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善歸氏言善言歸葛覃毛傳師女師也古者為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於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即所謂學事人之道也陳氏與謂班從魯詩與毛詩同又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谷風毛詩序

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是此為出婦之詩左傳婦人送逆不出門與毛傳訓畿為門內義合是以賓客之禮待去婦也陳氏與謂班用魯詩說崩薨篇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大車毛傳穀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漢書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附葬之禮自周興焉此西京詔書將以太后合葬定陶恭王而引此詩足知詩所陳者必夫婦之正禮也陳氏立謂列女傳以此為息夫人所作蓋魯詩說也二曰魯說與毛詩同者九如號篇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大明毛傳京大也疏引王肅申之謂為大國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



此句箋云君天下於周京之地則傳箋之說與此並異疏引孫毓以京為京師蓋本魯詩說陳氏立以此為魯詩說三軍篇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毛傳詩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不言有誅伐之事與此異說陳氏說此亦是魯詩又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采薇毛詩序以此為文王時之詩故鄭箋以此章為重敘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曰戒玁狁孔棘師古曰此采薇之詩也案班氏此說蓋用魯詩故以為懿王時

詩與毛序異馬氏國翰魯詩攷載此詩引楚辭招魂章云據時所見自傷哀也諫諍篇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碩鼠毛詩序刺重斂也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則序箋之說並與此異馬氏國翰魯詩攷載此詩又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相鼠毛詩序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與此義殊陳氏與陳氏立並謂為魯詩說王者不臣篇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江漢鄭箋云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公為之楨幹之臣是召公為文王之臣也與此說殊陳氏與陳氏立其言文王子當從魯詩說瑞贄篇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長發毛傳元王契



也箋云元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與此說異陳氏立謂此蓋魯詩說及引周

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烈文毛詩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詩正義

引服虔注左傳云烈文成王初即雒邑諸侯助祭之樂禮並與此異陳氏立謂三正篇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說見前三日魯說與毛詩通者二如諡篇

死乃諡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蕩毛傳於此無釋箋云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與此意相發明馬氏國翰魯詩攷載此聖人篇何以

言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人不能受命有聲

傳箋無釋疏謂應天命者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此雖申鄭箋徙都于豐以應天命之說亦足與此相發明馬氏國翰魯詩攷載此四曰魯說與毛詩異字同義者三

如號篇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何以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洵酌毛詩愷悌作豈弟序謂為召康公戒成王之詩君子蓋指成王而言即天子

之通稱也馬氏國翰魯詩攷載此謂古文孝經引辟雍篇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苕詩訓曰水圓如璧泮水毛詩苕作芹傳云泮水泮宮之水也陳氏立謂此為魯詩說嫁娶篇姪娣年

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

經心書院集

卷二 經解

三



門韓□毛詩姪作諸傳云諸娣眾妾也箋云媵者必娣姪從之  
 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然則毛傳言眾妾者即姪娣之統稱也馬氏  
國翰魯詩攷載此五曰韓說與毛詩同者一如巡狩篇引詩又  
云劉向傳說同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  
 之下也甘棠毛詩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  
 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此是述  
 職親說也王氏伯厚詩攷載此於韓詩內引漢書王吉傳云昔  
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  
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思至序不六曰韓說與毛詩異者二如禮  
 樂篇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傾先王之樂  
 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那毛傳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史記  
 注引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以為襄公祀成湯之詩也與毛為

祀成湯之樂為太宗時不同陳氏立謂此蓋韓詩車旂篇鸞者在衡和者  
 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  
 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  
 者也鸞設衡者也案此魯當作韓王氏詩攷於韓詩內載禮記  
魯訓說同此魯訓疑誤此雖見後蓼蕭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  
漢輿服志注當從內傳改韓為允鸞則與在衡之說異矣七曰韓說與毛詩異字同義者三如爵  
 篇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嫌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  
 謂世子始行也瞻彼毛詩施作夷序云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  
 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  
 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將軍始代卿士將六軍而出  
 是毛詩家亦以此為諸侯世子上受爵命之詩也案白虎通此  
篇上文引韓



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云云與此詩三綱六紀篇何謂

說當是韓詩說又通典五十三引內傳同此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詩云疊疊我王綱紀四方棫樸毛詩

疊疊作勉勉箋云張之為綱紀之為理即此義也王氏詩攷引韓詩外傳疊

疊文王綱紀四方知此所據者韓詩說田獵篇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

者也東方物所以生也詩云東有圃草車攻毛詩圃作甫傳云

甫大也與文選注引韓詩云東有圃草圃博也有博太之茂草

也同義陳氏立謂此所八曰三家詩說與毛詩同者十封公侯

篇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詩云蔽藹甘

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甘棠箋云召公為二伯此美其功蓋用

三家而為之說陳氏與謂白虎通所引此詩之說京師篇闕家

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郃公劉去郃之邠詩曰即有郃家室生民

毛傳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箋云堯改封於郃

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與此說並同案郃字王氏詩攷異

毛詩傳疏引白虎通說亦作台今諸本並作郃殆誤三軍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下

云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

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棫樸毛傳天子六

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

案鄭志臨碩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

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此引六師以

證軍制當亦以六師為六軍案諸家皆無謂此詩為某家者愚意竊以三家說當之誅伐

篇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

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



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烈文毛傳封  
 大也靡累也崇立也箋云無大累於女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  
 義並同此陳氏與謂此三家說以靡封為大罪與毛訓同攷黜篇諸侯始封爵土相隨  
 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閼宮正義云毛以為此說其封建之由後漢祭遵傳范升  
 疏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  
 地與下分班是皆爵土相隨也案此乃三家詩王者不臣篇諸父諸兄  
 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閼宮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此即不名之義  
 也後漢東平王蒼傳肅宗詔曰禮云諸父歸甯乃國詩云叔父  
 爾元子敬之至也即用此三家義案此亦三家詩也三綱六紀篇以為

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  
 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泉水毛傳父之姊  
 妹稱姑先生曰姊然則不及妹者見妹卑於姊故稱姊也此三家詩  
 衣裳篇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  
 所以合為下也褰裳箋云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蓋合衣  
 與裳而總稱之曰衣也此所以合為下也此三家詩嫁娶篇嫁娶必  
 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匏有苦葉鄭箋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  
 以昏矣二月仲春之時即陰陽交接之候也此三家詩郊祀篇祭所  
 以有尸者何見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  
 起楚茨箋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



尸謾然則節神者即所以聽之視之也此三家詩九曰三家說與毛詩通者七如禮樂篇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皇矣箋云赫然怒意續漢志注引東觀書載東平王議云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是足以發明此意此三家詩封公侯篇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閟宮鄭箋云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蓋使伯禽紹公封於魯而留公相周以繼武王之業箋雖無釋此意正相發明此三家詩鄉射篇何以知為戒難也詩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猗嗟鄭箋云必四矢者象其

能禦四方之亂也此意正相發明案此非韓詩乃齊魯詩以釋釋文韓詩反作變故也 雍篇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撰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靈臺毛詩序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則靈德者即考天人之心云云之謂也此三家詩說 巡狩篇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破斧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罪正其民人而已此即所以述職黜陟之事也陳氏奐謂據三家說 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南山毛傳云必告父母廟箋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則父母在



時告於父母父母沒則告於廟即不自專之義也鄭禮注云言  
 取妻之法必有媒妁即遠恥防淫泆義也皆足與此相發明此  
家詩又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  
 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大明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  
 故備禮備禮云者即親迎諸禮之謂也此三家說與毛  
家詩詩異字同義者十如號篇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云覃公維私  
 覃子也春秋葬許穆公許男也碩人毛詩覃作譚正義云春秋  
 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與此義合  
王氏詩攷載此於異字異義類蓋三家說京師篇引詩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  
 五遷其意一也篤公劉毛詩邠作豳觀作館傳謂館為舍箋音  
 公劉于豳地作宮室即是遷徙初創宮觀之義王氏詩攷異字  
異義類載此當

是三家辟雍篇不言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  
 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作服泮水毛詩穆穆作明明箋云泮  
 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此言諸侯泮宮  
 之制半於天子也此三家封禪篇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  
 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翁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  
 歸也般毛詩明作時墮作墮序云巡守而祀四獄河海也箋云  
 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詩  
 下又云敷天之下衷時之對即百神來歸之義也王氏詩攷異  
墮山句止載於皇明周句蓋此亦三家詩攷黜篇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  
 詩云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衮  
 及黼采菽毛詩三與字俱作子傳云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

經解



侯以車馬又云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  
 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正同此說王氏詩攷異字  
異義類載何錫  
與之句注云白虎  
通知此乃三家詩三教篇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  
 之民有質樸不教而成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角弓毛詩效  
 作傲下句作民胥傲矣箋云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向者天  
 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此即上為下效之義此  
家詩  
作效宗族篇若那侯之姨覃公惟私也案此文上下疑有脫誤  
 覃今本皆作譚據上號篇改正說見前  
號篇下姓名篇姓者生也人稟  
 天氣所以生者也詩曰天生蒸民烝民毛詩蒸作烝傳云烝烝  
 也箋云天之生眾民其說相合王氏詩攷異字  
異義類載此嫁娶篇姻者婦  
 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譚

婦也我行其野毛詩惟作思因作姻谷風毛詩燕作宴婚作昏  
 箋云婿之父曰姻即謂夫之義也爾雅釋親婦之黨為婚兄弟  
 毛鄭於此雖無釋其義殆亦同此即謂婦之義也此三  
家詩紉冠篇  
 天子朱紉諸侯赤紉詩曰朱紉斯皇室家君王又云赤紉金烏  
 會同有釋又云赤紉在股皆謂諸侯也斯干車攻采菽毛詩紉  
 皆作芾斯干箋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意以宣王之適子世  
 為君王明其朱芾車攻傳云諸侯赤紉采菽傳亦云然則與此  
 說並同也王氏詩攷異字  
異義類止載赤紉十一曰引詩說而  
 不及詩辭者六如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  
 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案此  
當是  
大雅韓  
章韓侯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案公羊傳  
注魯詩傳



曰天子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大夫士日琴瑟又王者食所以有  
 此當是魯詩說疑為山有藍胡不日鼓瑟傳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  
 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盧氏云時一作日舉樂陳氏立謂傳上脫詩字案當是公羊傳注  
 所引之魯王者不臣篇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故韓  
 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爵魯臣者亡不行  
 盧氏云魯當與姓名篇引韓詩內傳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  
 虜通詩攷同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王氏詩攷韓詩類載此傳於斯干下此當是乃生男子傳  
 說又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  
 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案列女傳引詩太姒則百斯男傳文十二日引詩辭而兼及詩說者二如辟雍篇詩曰思樂  
 泮水薄采其苕詩訓曰水圓如壁車旂篇詩曰和鸞雍雍萬福

攸同魯訓曰和設軼者也鸞設衡者也十三日引詩已逸而今  
 補者四如號篇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陳氏立云十字據御覽補郊祀篇  
 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陳氏立云據通典禮八補田獵篇詩云東有圃草  
 車旂篇詩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陳氏立云郊社以下闕文並莊氏述祖補十四日  
 引詩重見者十有六如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三軍  
 篇引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三正篇引詩曰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凡三見封公侯篇引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巡  
 狩篇引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凡兩見封公侯篇引  
 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攷黜篇引詩云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王者不臣篇引詩云王曰叔父凡三見王者  
 不臣篇引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三正篇引周頌曰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凡兩見號篇引詩云覃公維私宗族篇引詩邢侯之  
 姨覃公維私凡兩見嫁娶篇引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梁不顯其光又引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又引詩云大邦有  
 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凡三見十五日引詩而不稱詩  
 曰者一如宗族引邢侯之姨覃公維私是也然則白虎通之引  
 詩固兼三家之說特惜三家久亡不能舉其說而盡析之願以  
 俟博雅之君子焉

白虎通詩說攷

九月分齋課 超等第五名 姚 虞

班固白虎通義引詩及詩傳詩訓者凡六十餘則今彙輯之而  
 疏其文與義之異毛者餘亦依次附錄焉爵篇云封諸侯于唐  
 者示不自專也明濼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詩曰王命卿  
 士南仲太祖大雅常武文又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  
 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此大雅  
口篇韓侯受命傳文下二語文選注引伯所以爲世子何言其  
世世不絕也毛傳云受命受命爲侯伯也不言世子喪畢事此  
異又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緜齡  
 有艸謂世子始行也此小雅瞻彼洛矣文號篇云何以知其通  
毛詩伯夷此伯夷異俾也以天子至于庶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  
文毛詩伯豈又云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



為周易邑為京也

此大雅大明文毛傳云京大也箋云君天下於周京之地茲與此異訓三軍三正篇茲

引此文後

又云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

不復錄又云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

族篇引邢侯之嫡覃公惟私不復錄諡篇云虎乃諡之何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

知也

武之道而成之也

武之道而成之也

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

樂其武也

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

武班義本此與又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毛鄭傳箋說異

傳文公羊隱五年傳注引魯詩傳曰天子又云所以作四夷之

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御

樂何德廣及之也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

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

云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詩云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

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

于何后稷封于台公劉去台之邪詩曰即有台家室又曰篤公

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

及篤公劉文



毛詩台他部邵他  
 爾觀他館此茲異  
 三軍篇云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  
 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以  
 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  
 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  
此大雅棫樸文陳氏疏  
 證本五旅為師以下  
 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此  
 依舊本毛傳云天子六軍班意以六王不得僭天子之制故以  
 六師為一萬五  
 千人說與毛殊又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  
 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小雅采薇文毛詩敘  
 以此為文王時詩漢  
 書匈奴傳引采薇詩以為周懿王時此引為師  
 出踰時之證當亦謂懿王時詩蓋三家說與毛異  
 誅伐篇云玉  
 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  
 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

大罪也

周頌烈文篇文毛詩惟他維傳云封大也靡累也崇立  
 也箋云無大累於女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  
 之增其爵土也又云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

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

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此韓詩小雅巷伯篇投彼有北傳文通  
 志氏族略引內傳云魯大夫有少正卯

誅之諫諍篇云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魏風碩  
 鼠文又云妻得諫

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邶風相鼠文毛詩敘云相鼠刺無  
 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

位承先君之化無鄉射篇云何以知為戒難也詩曰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齊風猗  
 嗟文辟雍篇云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

采其苻詩訓曰水圓如璧  
此魯頌泮水文毛詩苻他苻本書宋  
 影鈔本亦化苻詩訓疑魯詩文王有

聲篇鎬京辟不言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



克明其德既佻泮宮淮夷攸服亦魯頌泮水此文此前引魯訓當皆據魯詩又云天子

所自有靈臺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

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大雅靈臺文毛傳云神

高曰臺孔疏謂毛說靈臺之精明者備靈四方而

不足目監視義與此殊封禪篇云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

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

神來歸也並周頌般文毛詩明巡狩篇云詩曰周公東征四國

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幽風破谷文毛詩

管叔時攷黜篇云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詩云君子

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衰及黼小雅

文毛詩與王者不臣篇云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

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周頌有又云

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

文王子也大雅江又云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

者伯魯臣者此韓詩大雅文王有聲篇皇王維辟傳文唐會

要卷七引他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

霸魯臣聖人篇云何以言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詩曰文王受命

非聖不能受命大雅文王瑞贊篇云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

受灋稟正教也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

王天下大小國皆來見湯能通達呂義禮也商頌長發文毛傳

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末年乃又云周頌曰烈

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

灋度也烈文三正篇云文家先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

者質文家先其文質者先其質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



文王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駢周尚赤也前引詩大明文說見上後大雅旱麓文又毛傳云言年豐畜碩也此別為一義又云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大文王文下引有容三教篇云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詩已見前不錄小雅角弓效之民有質樸不教而成詩云爾之效矣欲民斯效文毛詩作民胥俊矣三綱六紀篇云是曰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壘壘文王綱紀四方大雅棫樸文毛又云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邶風泉姓名篇云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此未備詩亦三家生民元鳥詩說與毛異義故錄之又云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此韓詩小雅斯千乃生男子傳文文選卷二十九雜詩李善注

引又云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魯詩大雅思齊女傳略同盧氏文昭又以衣裳篇云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為韓詩傳疑莫能定也其先言衣也詩曰裳裳涉漆所以合為下也鄭風寒又云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風同嫁娶篇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車文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齊風南又云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大雅大明以文王親迎為王季在日事本書後引此詩為人君無父母自定娶之證是以為王季沒後事說與毛殊後兩引此詩不復錄又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



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邶風匏有苦葉文毛氏言昏期以九月至正月止與韓詩傳霜  
 降逆女冰泮殺止說合此云嫁娶以春與毛韓並異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  
 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  
 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大雅韓又云婦人所  
 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周南葛覃文又  
 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  
 云薄送我畿邶風谷又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  
 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小雅我行其野及邶風  
 姻宴爾新昏此異紉冕篇云天子朱紉諸侯赤紉詩曰朱紉斯皇室家  
 君王又云赤紉金舄會同有釋又云赤紉在股皆謂諸侯也小  
 斯千車攻采菽文毛詩紉化帶崩薨篇云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

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王風大車文列女傳以宗廟篇云故座  
 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  
 具醉止皇尸載起小雅楚車旂篇云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  
 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  
 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  
 衡者也小雅蓼蕭文毛詩魯訓又見後漢書續輿服志田獵篇云苑囿所以在  
 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物所以生也詩云東有圃草小  
 車攻文毛詩他甫草云甫大也此以為苑囿名義異謹案後漢書班固本傳言固學無常  
 師而是編又撰集當時諸儒講義非班氏一家之言故篇中詩  
 說有同毛義者有稱魯訓者有稱韓內傳者齊詩雖無可見而  
 性情篇言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上樂



在下云云實本齊詩六情之義齊說見漢書翼奉傳則未可以經師家法

求也近世若臧氏琳馮氏登府臧說見經藝雜記馮說見三家詩異文疏證以藝文

志有魯為最近之說遂以是編所說為魯詩而馬氏國翰則據

班伯受詩師丹見漢書敘傳謂固世為齊學是編所說皆齊詩見所輯齊

傳是皆偏執之論而已夫三家久亡佚文墜義既無可徵而屍

諸本書者其為魯為韓為齊為毛復兼收竝采若是則其異毛

而無證者又烏可以一家泥之哉茲第疏其異同而其說之所

自出概不敢以己意為斷非好為立異庶幾闕疑之義無所違

辰云爾

千乘之國解

十月分齋課 超等第一名 姚 虞

論語千乘之國馬包異說馬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

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唯公

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云千乘之國者

百里之國也古者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

晏集解謂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不能決因兩存之邢昺

疏亦各為之釋無所折衷鄭康成注云司馬法步百為畝畝百

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出革

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

之賦亦不是過焉此亦用馬氏說朱子嘗疑一乘非十井八十



家所能給而注孟子又言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則仍主包說案  
春秋書魯成公作邱甲邱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猶  
且不可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不更甚於邱甲乎包說本不足  
信而後儒多惑之近世若毛氏奇齡金氏鶚尤力持斯議者皆  
泥於王制孟子之文謂大國不過百里耳不知王制言公侯皆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及賈公彥周禮職方疏皆  
以爲夏制蓋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殷變爵爲三等合伯子  
男爲一其受地亦三等讀詳白虎通爵篇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  
等而是時九州之界尙狹故受地仍三等與夏殷同及周公攝  
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  
及有功諸侯大者方五百里其次四百里其次三百里其次二

百里其次百里周禮大司徒及職方所云是也以上並鄭賈義周之建  
國與夏殷異百里男國之小者焉有公侯而僅百里乎孟子答  
北宮錡云云亦以夏制爲周制觀其言曰某也嘗聞其略則爲  
傳聞約略之詞非有載紀明據可知王氏與之云孟子見戰國  
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  
無已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斯  
言蓋得其情矣卽孟子云齊魯之封儉於百里蓋亦據初制而  
言迨後成王以周公有功廣地且七百里明堂位所記是矣奚  
止百里乎或曰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適晉獻捷言天子之地  
一圻列國之地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此與王制孟子合奚  
不可據曰子產所云亦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如以爲制本如



是則圻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是時晉之地且數圻矣雖有兼併大國滅國若是之眾且如包氏說一同之地車當千乘數圻之地車當數十萬乘何以叔向僅言寡君有甲車四千乘乎觀於是則知子產之言不足據而王制孟子公侯百里之說其非周制無疑包說不待辨而細矣或曰周禮言封域包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及附庸在內其所謂里乃廣長之里王制孟子言祿制當紀實田其所謂里乃方里而井之里二者名異實同軍賦當依實田起征包云百里之國適千乘此亦舉實田計之若加以山陵林麓諸地及附庸之國則所云百里亦卽周禮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者奚不可通曰此亦自來相沿之謬說其實周禮與王制孟子所言斷不可牽合爲一諸儒特

未深攷耳王制言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是凡一國之中山陵諸地僅居三分之一若謂周禮王制孟子所言之實田則試以公國論之方五百里者爲方百者二十五而實田僅百里是山陵林麓諸地居二十五分之二十四矣以侯國論之方四百里者爲方百者十六而實田僅百里是山陵林麓諸地居十六分之十五矣卽加以附庸之國亦不應五百里四百里者其實田僅百里王制孟子之說烏可通周禮而一之哉王制孟子之說旣不可通周禮而一之則馬之依周禮者可信而包之依王制孟子者不可信何則以周之建國公侯田不僅百里包所依者其說已先不可依也夫不辨周禮王制孟子之是非則無



以決包馬之是非今既明王制孟子不可依馬說爲可信矣顧  
周禮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馬云地方三百一十六  
里有畸非公侯之封不能容之似與周禮不符者何曰周禮所  
言者封域馬所言者田數封域有山陵林麓諸地及附庸在內  
田數則悉除去以三分去一之法計之必五百里四百里之封  
域而後可得此方三百有餘里之實田故曰非公侯之封莫能  
容馬說之合於周禮者正以此豈有不符者歟至司馬法原有  
二文其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  
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  
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

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君小司徒注所引小雅甫  
田箋亦用之者也一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  
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服  
虔左傳注所引見於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漢書刑法志略與此同不言司馬法  
一言百井出一乘一言六十四井出一乘說者多疑其矛盾不  
知鄭君小司徒注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謂四旁各加一里則方十里  
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  
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是言通言成者通旁加治溝洫  
井夫計之言即言甸者除旁加治溝洫井夫計之一成之田出  
田稅軍賦者六十四井不出田稅軍賦而治溝洫者三十六井



云甸云成兩者互明實仍一法其士徒三十人士卒七十五人一乘而人數不同者則小司徒賈疏所謂畿外邦國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畿內采地士十人徒二十人甲士多步卒少內外有異故耳論語所言亦畿外之邦國而馬注引司馬法為通為成云云以明大國實有之田數鄭復參合司馬法二文而一之以明其非畿內采地於此可見二注之精核而世猶惑於包注百里之說然則魯頌言公車千乘豈僖公之世魯地僅方百里耶明堂位言革車千乘豈彼文所云地方七百里者為羨文譌文耶

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七百里較公侯之封更大而車止千乘可知馬鄭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者語皆有據

我知其不可通矣

千乘之國解

十月分齋課 趙等第二名 陳培庚

論語道千乘之國馬注以為百井出一乘包注以為十井出一乘馬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包曰方里而井十井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氏集解兩說并存謂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案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受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引司馬法曰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馬云成出革車一乘本司馬法周禮無此文也漢書刑法志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



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

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甸方八里即是成之十

里鄭注周官匠人謂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租

緣邊一里治通小司徒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

成積百井九百夫其間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

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是一成之中出車者實止一甸六

十四井也鄭云治溝洫班則謂除山川而志說亦司馬法是亦

沈丘城池邑居園陌術路微不同耳

馬氏所本其云居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即志云一封三百一

十六里提封十萬井也鄭君周禮注及注論語此文即用師說

此古文家說也包氏蓋今文學其云方里而井實本孟子以侯

國為百里亦與王制孟子合何休公羊傳注亦云軍賦十井不

過一乘又云十井為一乘公侯封百里凡千乘此今文家說闕

也今參較二說則包氏為近案王制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孟子

公侯皆方百里是大國以百里為斷春秋襄二十五年傳子產

言列國一同周官匠人方百里為同同萬井是百里以萬井為

率十井出車一乘百里萬井出車千乘孟子言魯地方百里魯

頌數其公車適曰千乘此一證也其國之山川附庸及沈丘城

池等皆不在此百里內而授田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

之田井九百畝一易者二而當一再易者三而當一鄭小司徒

注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故一井不必盡九百畝

萬井不必盡在百里中但以方田之法算之或九百畝為一井

或二牧當一井畸零折配皆謂之方里計足萬井謂之百里明

堂位言魯地七百里革車千乘則其不盡田及田而折配者多

矣近人金氏鶚謂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又云



周禮五百里四百里之說大司徒職方氏皆言兼言山川附庸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子百里專言穀土其說是也或疑一乘士卒七十人牛馬芻芻具備非八十家所能供然八家七十五人既不過家一人唯田及追胥竭作則越境出車必不盡行司馬法有一乘三十人者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常法三十人者調遣之通制魯頌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江氏言合此卒不盡行之證也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牛馬畜之民間皆受質於官中則造車出牛馬也不難然亦未嘗盡數徵發春秋出車或三百乘或六百乘七百乘多亦八百乘而止此車馬不盡行之證也至於芻芻則固民所易具又何不給之足慮乎周禮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軍賈公彥小司徒疏云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猶不足徧境出之則出車出卒非皆責之十井不足而後徧發其三十人此亦事之可行者也包氏之說證之經傳正文無不可通若馬以成出兵車則一同百乘為大夫采地異於子產所云矣故曰十井出車包氏為近也



一曰百乘為大夫采賦異於千乘賦云矣對曰十封出車馬  
 皆出於天子之饋而文無不可蓋昔者以出山而  
 出卒非皆實也其不賦而論其三十人出車馬之可  
 三軍大國立軍小國一軍皆出於賦不賦論其山之賦出

千乘之國解

十月分齋課 趙等第三名 張增齡

經義有自古異說足以考今古文家法之殊而不能強合為一  
 亦無所庸其偏袒者千乘之國其一端也何平叔論語學而篇  
 集解載馬季長之說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唯公侯之封  
 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載包子良陸元朗釋文  
序錄云包咸  
字子長此依後  
漢書儒林傳說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  
 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今按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  
 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  
 訓說釋文序錄亦云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  
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



之是季長所習者古論古文家學也

劉叔俛師云據融傳但言注論語而此序以為古論

者以融注他經多為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集解序又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似未然

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釋文序錄亦云鄭口就魯

論張包周之篇章考是子良所習者魯論今文家學也後漢書儒林傳稱子良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魯詩亦今文家學漢書刑法志云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

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班孟堅之撰漢書多用古文家

學觀地理志之載古文禹貢可其說與馬適合此馬說之為古

文家學之明證也詩小雅信南山篇正義引服子慎左傳成元

由馬之說則百井出一乘此言六十四井出一乘者即刑法志所謂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一通溝洫言之據出

賦言之其義一也左氏為古文家學此亦馬說為古文家學之明證公羊宣十五年傳注云十井

共出兵車一乘哀十二年傳注亦云軍賦一井不過一乘公羊本今文家何邵公又

精於今文學者其說與包適合此包說之為今文家學之明證

也善乎平叔之言曰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如以馬說為非勢必以周禮為不可信如以包說為非不又將

以王制孟子為俱不可信乎皇侃邢昺之疏各如文釋之不特

識疏不破注之體亦深知其義之不可強合且無庸偏袒也其

欲合二說為一者每謂王制孟子以穀土言故大國僅百里周

禮以封域言故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不知王制所言者夏殷

之制此鄭康成說本與周禮無涉孟子所言者周初之制尚在周公

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之先傳聞約略亦非載籍之明據



焉用是喋喋為之強合為耶其袒馬者曰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不知古制邱本無甲自成公而始作邱甲杜元凱謂使邱出甸賦非是前人辨之屢矣故說者以為厲民之舉向使一乘之賦出於十井乃自古相沿之制又何虐之足云金氏鸚求古錄力持包說謂百里千乘不為厲民所言亦自有理其袒包者曰馬氏之說據司馬法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不知齊威王使其大夫通論古者司馬兵法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是為司馬法因附穰苴於其中故亦名司馬穰苴兵法其書之出不在孟子後安見孟子之必可信而司馬法之必可疑且孟子之所以得尊為經者尊其正人心息邪說耳豈尊其紀載之獨實哉此皆偏袒之弊也此其故宋之朱子知之其詩魯頌闕宮篇集傳云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馬注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嶇皇侃義疏

本正用馬說也毛詩者古文家學集傳之體應爾也其孟子梁作奇惠王篇集注云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用包說也孟子者今文家學集注之體應爾也朱子論貢宜討論諸家之說各立法朱子蓋深明乎家法者然而後之學者鮮可以語此矣







所引有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  
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爲百井  
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又一司馬法也鄭氏酌  
斟酌二說而兼聽之學者多不見信又馬氏不主王制孟子而主  
周官者蓋謂甸六十四井出一乘則百里止出一百五十六乘  
成百井出一乘則百里止出百乘故千乘之國當不止百里必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方足千乘之數於是宗馬氏者復申之曰  
包氏以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然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其  
虐不過於成公之邱甲乎又鄭氏以王制爲夏制五等之爵三  
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伯與子男爲一其地仍三等不變  
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

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  
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氏公彥職方疏謂其時九州之  
地尚狹至周公身致太平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  
地則周官大司徒所云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  
諸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者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  
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  
十六里故馬氏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  
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  
宮錡所云此以夏制爲周制者曰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  
詞而非載籍之明證可知想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



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尙得以爲百里乎由斯以譚似乎包氏之說不足信然宗包氏之說者復理之曰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兩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夫止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則萬夫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辯者曰成之十里卽是甸之八里以八里之外尙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馬氏謂侯封不止百里鄭氏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不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范甯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尙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不可訓也究而言之以經釋經差爲可據論語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六七十爲小國則千乘大國的是百里孟子言大國地方百里則千乘之國爲百里又無可疑者此以經解經之確證也



經心書院集卷二 四

千乘之國解

十月分齋課  
超等第五名 錢桂笙

千乘之制司馬法言之甚明其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土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見周禮小司徒注及小雅甫田箋賈公彥周禮小司徒疏以為畿內采地之法是也其曰四井為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者見小雅信南山正義賈疏以為畿外邦國之法是也孔穎達左傳成元年正義亦同此說其實成百井出一乘與甸



六十四井出一乘仍是一法特士卒多寡有畿內畿外之異耳  
奚以明其然也鄭君小司徒注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謂四旁各加一

方此開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  
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是言成者通

治溝洫之夫計之明井田之實數言甸者除治溝洫之夫計之  
明軍賦出稅之實數古井田之法治溝洫者不出賦出賦者不治溝洫所以均勞役也二者互

見文異而實同矣由是推千乘之制當六萬四千井合旁加治  
溝洫之夫當十萬井漢書刑法志所謂一封者也志言方里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  
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  
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亦依司馬法起  
算但云除山川沈斥之類三千六百井者其說非是此二千六  
百井乃旁加治溝洫之夫若王制所言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

郭宮室涂巷之類分去一者不在此數一封之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開方法詳邢昺

疏論語非周禮侯國莫能容何則周禮大司徒職方並言公五百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皆統舉封域而論今

以四百里封域計之方四百里為田當十六萬井依王制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當得十萬六千六百

六十六井有畸除一封十萬井出車千乘餘六千六百六十六  
井尚當出六十餘乘而經傳但云千乘者或舉成數或餘為附

庸之田說皆可通故論語千乘之國馬鄭注皆本司馬法言之  
謂非公侯之封莫能容注當云唯侯國之封乃能容之兼言公

者蓋公雖五百里賦亦不過千乘故並公言之而不復云雖大  
國之賦亦不是過也以其居地必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焉

爾夫千乘之國依司馬法計之為周禮侯國之封漢志馬鄭論



語注均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  
 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注論語因之後儒遂咸惑其說謂王  
 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同亦百里  
 無由得三百一十六里之田周禮所言特封域與王制孟子言  
 實田者名異實同司馬法不足信也案魯頌閟宮序言頌儀公  
 能復周公之宇周公封魯明堂位以為地方七百里史記魯世  
 家以為地方四百里而魯頌言公車千乘明堂位言革車千乘  
 豈七百里四百里之地而田僅方百里乎孟子言周公封魯為  
 方百里此或據武王  
 初制而言鄭君王制注謂武王克商更立五等之爵而九州之  
 界尚狹受地猶因殷制迨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王  
 者之後及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其次四百里其次三百里  
 其次二百里其次百里可知初制與後時改定之制不同魯  
 作邱甲春秋譏之以一邱出一甸之賦猶且不可杜預云西邑  
 為邱邱十六

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  
 出之譏重斂故書矧十井而出一乘乎王制所言鄭注及孔賈疏賈疏  
 見小徒皆以為夏制孟子對北宮錡云云則王氏與之謂見戰國爭  
 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五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已之  
 心者其言當矣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亦抑晉之詞若謂  
 周制如是則下云晉地數圻皆侵小所得以開  
 方法計之一圻百同數圻當數  
 百同晉滅國豈若是之多乎彼方自以為略而可據以證包  
 說之是乎若謂王制孟子紀實田與周禮言封域者名異實同  
 則百里之田加山陵林麓諸地亦不過百五十里方合王制三  
 分去一之例揆諸周禮子國之封尚不足子二百里為方百里  
 者四為田四萬井三  
 分去一猶餘二萬六  
 千六百六十六井而以為公侯大國其亦不思之甚矣紅之  
 蒐革車亦千乘然則斯時魯地僅百里乎哉叔向言寡君有甲







摩興聲均亦出其言之合於堯音者為坎合於唇音者為巽阮氏所稱是也一字止達一音一音止寄一意制作之指纖而未宏故夫子曰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蓋惟六九之效未備元亨之體無端雖陰陽成列而壹壺未宜書固不能盡言言固不能盡意也後聖有作衍為六十四卦推為三百八十四爻極數定象累言成辭庖犧之蘊亦可窺矣如仲翔之說六爻既動九六既變猶難盡微言達宏指則豈所謂終不可見者也阮氏直謂為六書斯文字初興聲讀始萌因端究委自古為難不盡宜矣案說文意志也察言而知意也故意寄於言又曰直言曰言徐鍇引爾疋釋言注曰凡言者謂直言無所指引借譬也乾直言為乾

坤直言為坤直指本事比類未宏則言不盡意矣說文又曰箸亏竹帛謂之書書如也謂如言以書之也乾書之為乾坤書之為坤依類象形未遑孳乳則書不盡言矣聖人繫之以辭辭詞也說文辭不受也此段借為言詞之詞釋名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善言相嗣故言盡矣立之以象象象此也此則凡文王周公之所作皆是也故意盡矣如是為盡書故夫子復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也繇是言之文字既興乾坤乃名語言相續壹壺乃出言竭意宜得天之天阮氏所說從其朔矣







為未曾重卦之證又此十言之教在伏羲時皆有音彼卦辭爻無字亦不必以三皇無文遂疑此為荒誕之說也辭曾不一言及乎消息也是言之而仍不盡伏羲之意也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始為二聖發歟故下文即繼之云立象以盡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象者伏羲所立也曰立象以盡意則不盡言者之謂伏羲可知也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繫辭傳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稱繫辭者五辭焉以斷其吉凶曰繫辭本有傳字有傳字者是稱繫辭者五單稱之曰卦辭爻辭統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皆指卦爻辭而言稱之則曰繫辭卦辭又焉而命之合此為五皆指卦爻辭而言稱之則曰繫辭卦辭又名家辭爻辭又名象辭孔子既各為之傳矣至此又統為之傳故曰繫辭傳今徑稱繫辭傳為繫辭致與卦爻辭之統稱混繫辭者文王所為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則不盡意者之謂文王可知也然則若何而後意言兩盡也鼓之舞之以盡神是也虞仲翔云陽息震為鼓陰消巽為舞見李鼎言明乎消息乃兩

盡之道也此孔子十翼之作所以不容於己也剝之象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此明言消息者也繫辭傳云變通配四時集解謂十二月消息也說卦傳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云謂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乾息從子至巳上下故逆也皆言消息也推而廣之十翼之中發明消息之義者不下數十則張泉文虞氏消息所採皆是意言之兩盡賴乎此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子其自言所以作十翼之故乎疑者曰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伏羲時未有書也偽孔書序於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謂伏羲之畫卦無文字以輔之外紀陳樞外紀皆本之非是謂伏羲之畫卦無文字以輔之不能盡其意似也何以曰書不盡意也不知賈公彥周禮疏云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以仰錄三皇時事者尚得追稱之曰三皇之書豈以創於伏



義之易而不得以為伏羲之書乎此書不盡言之說之無可疑也疑者又曰聖人無不知也知之無不言也以文王之聖而不能盡伏羲之意豈有所不知乎抑知之而故不言乎文王曾何樂乎言不盡意乎不知伏羲之意有餘於卦爻之外者文王作卦爻之辭其體在闡發卦爻之意其卦爻外之意勢有所不能盡也且前聖作之後聖述之向使其作之無待於述則人之所以尊孔子者又何以亘萬世而不少衰也此言不盡意之說之無可疑也漢書藝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唯伏羲不盡言文王不盡意此人之所以更三聖歟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十一月分齋課 超等第四名 楊介康

惠定宇述虞義以六爻之動九六之變為言此仲翔以六爻說象與以旁通說象象同王伯申所謂顯與經違也毛大可謂繫辭者書也繫辭而為書即言也亦與下文立象以盡意句有戾唯阮芸台以書為六書之書六書出於八卦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此為得之然亦只言卦畫及坎巽二音於易經小學源流尙未詳也茲乃斟酌文義鉤鉅聲類推而為說得三條焉一文字如日月為易晰易為易說文是為象形坤坎為夷萃震巽為釐爽歸藏是為變體之類是也鳥跡出於義畫籀篆出於科斗憲象既著孳乳浸繁其後若京氏孟氏引于說文荀虞馬鄭見于釋文古文異字靡可殫述二訓詰



如彖象解經多本昔訓說卦序卦雜卦繫易多存古義之類是也需須晉進則依聲得義履禮離麗則以義爲聲彖材爻效以音近爲義解緩姤遇以音轉爲義通段旣案指意斯章其它若蒙者蒙也比者比也義卽系乎本字不煩引申也三音韵如說卦言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多取諧聲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多用古韵之類是也震動爲雙聲巽入爲合韵乾彖形成貞甯等字皆從天韵以天淵二字古與真諄同韵也无妄災牛二字爲韵以牛讀作疑古音灰與支通也清濁殊方緩急異讀方言旣通古均以準其它若叶儀爲俄叶畜爲毒叶離爲羅叶陸爲達雖係叶韵實則音近也蓋古者一畫犀開始造書契著亏竹帛迺謂之書非六書不盡必義之意故聖人立象以盡之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類是也非六書不盡必義之言故聖人繫辭以盡之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類是也此後世文字之權輿音學之檢度也卽如書从聿者聲訓爲箸言从口辛聲訓爲直言俱爲諧聲意从心音訓爲志是爲會意亦六書之指也信乎古人釋易亦宗小學不逞臆說矣



古人辨其本宗小學不識風情矣  
 其言則為清聲意也必有階為志最為會意亦不貴之計也計  
 其音學之辨與出則取清以準音聲而為音字之辨  
 其辨以辨之辨則使人辨風止而之辨風也此辨世文字之辨  
 人於雷風水火山巖之談最也其六書不盡而盡之言始聖人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十一月分齋課 趙等第五名

常兆璜

說易者夥矣自虞氏仲翔出而易之奧義以宣惜其書今不傳  
 其單詞碎語散見於羣籍者復艱深樸拗後人不能悉通耳吾  
 讀繫辭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竊有會焉仲翔之說此云謂  
 書易之動九六之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言之不足以盡庖犧  
 之意也此說存於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申之者云下傳云易之為書也故知書  
 為書易見惠松庄周易述夫使此所謂書即書契之書則自是指易而  
 言無煩解說何也此固易之繫辭也仲翔顧如此詞費乎且以  
 書為書契則書易之動未免不詞今按儀禮士冠禮云卒筮書  
 卦執以示主人鄭康成注云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  
 書卦者筮所必有之事疑即為當時相傳之恆言至不言筮而



單言書卦亦無不可知其爲筮者易猶卦也析言之則曰卦渾  
言之則曰易書易蓋猶言書卦也動猶爻也言其體則曰爻言  
其用則曰動書易之動蓋猶言書卦之爻也仲翔以爲孔子當  
日慨夫不知易者既視易爲卜筮之書而當其書卦之時又第  
求之於九六之變而不深究其本卦之理則不足以盡其卦之  
所言曰書不盡言者此也既第求九六之變矣則其所津津言  
之者皆爻外之意而不足以盡庖犧之意曰言不盡意者此也  
然則言何以盡也下文繫辭焉以盡其言是也繫辭非今之所  
謂繫辭卽文王之卦辭爻辭也不從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  
之說者第六韋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集解引  
仲翔注云重言聖人謂文王也是仲翔以繫辭專屬文王也此  
用虞氏一其辭各據其卦爻而言故足以盡易之所言也然則

意何以盡也下文立象以盡意是也聖人設卦觀象就其卦以  
觀其象則一卦必有一卦之象一爻必有一爻之象就其象以  
爲之言而庖犧之意顯矣故足以盡庖犧之意也知此書字爲  
書卦之書則二句之義不煩言而解矣吾故以虞注爲最得作  
易者立言之旨而深惜其爲後人所晦者之多也此其一端也







